

喋血王妃

下

纳兰静语◎著
DieLue WangJi

银发飞扬，眸光迷茫。
耳畔杀伐不歇，
那些年曾走过的青石长阶，
染尽生死离别。



红袖添香「钻石皇后」
纳兰静语

继《毒医皇后》畅销后隆重推出

受千万读者

追捧的异世杀伐

征战般的爱恋！

顶级杀手女教官

成为神秘王爷的圈宠，

是情根深种，是喋血相杀！

比《神雕侠侣》更痴心！

比《白发魔女传》更决绝！

独家大结局+人物后续隐秘番外

唯美海报+精美书签

超值典藏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喋血王妃

下 DIE XUE
WANGFEI

纳兰静语 /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上]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1
第 一 章 缘起雪谷初相见	5
第 二 章 知返长生迷血疑	23
第 三 章 质子相逢醉中仙	53
第 四 章 彼时豆蔻换流年	77
第 五 章 不见闽安还九原	95
第 六 章 粉月鹤离掩珠帘	115
第 七 章 父恩难偿入宫前	142
第 八 章 九霄云动惊天变	167
第 九 章 半为苍生半美人	188
第 十 章 寺中三载青梅愿	232
第十一章 是姹紫嫣红开遍	269

第十二章	奉月城暗藏情深	301
第十三章	破晓前与恨有别	328
第十四章	应与故人看秋色	351
第十五章	不知所起一往深	380
第十六章	无言谁会凭阑意	397
第十七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416
第十八章	破茧成蝶瞬艳烈	447
第十九章	青丝白发花满庭	471
第二十章	凤啼声过一场空	504
大结局	念流年几度曾经	538
尾 声		570
番 外		573

目录_[下]

CONTENTS





一滴冰凉的东西落在脸上。

叶无澜猛地睁开眼。头顶上方一棵杨柳的柳叶上满是清晨的露珠，被阳光照得明亮璀璨。

昨夜的一切瞬间在脑子里如电影一般迅速放映，她突然坐起身，朝四周看了看，见自己竟坐在奉月湖边一棵较隐蔽的树下，突然抬眼望去，只见对岸站了不少人，似乎都在指着奉月湖中心的什么议论纷纷。她踉跄了一步站起身，绕过那棵挡住她视线的树干，放眼一望，只见向来清澈见底的湖中满是鲜血，湖中心的花船四周漂浮着一具具尸体，整艘花船几乎被血染红……

叶无澜骤然双眼通红，猛地一跃而起，飞身到了花船上，一双脚却是刚落在船上，便差点跌倒了下去。

“彩蝶……彩蝶……”她慌忙跑过去，将躺在桅杆边的彩蝶扶起，却见她七窍流血，早已没了呼吸，本来美丽的一双眼睛直直地圆睁着，仿佛受了什么惊吓……

叶无澜不敢相信地看着怀里冰冷的尸体，仓皇地转头，看向满船的尸体。

“阿三！阿三！”

“玉儿！”

“牡丹！鹧儿……你们都怎么了？醒醒……都醒醒……都给我醒过来！”

“为什么……”

“怎么……怎么会……”叶无澜双脚发软，不受控制地发抖，猛地跪坐在地，双手所触及的地方，是一片未干的血迹。

那血明明冰凉，却烫得她浑身发颤。她的十指死死地扣进地面，全身的力量仿佛瞬间被抽空。

犹如当年岳府满门被抄，连霄山下岳迁的头颅就那样滚落到她脚下……

那样的冰冷，那样的绝望，那样的……可怕……

陡然，她抬起头，目光慌乱地向四周扫了扫。

“长孙憬焕……”她脑中嗡的一声，连忙站起身，却差点摔了一跤，急匆匆地看着满地的尸体，又望向湖中飘浮的尸体，看了许久，看得她眼睛发疼。蓦地，她慌忙转身，冲进船舱，踩着满地的血，一步一步向里走。

那道机关外人轻易破不了，他一定不会有事……他一定还好好地躲在里边等她回来……

直到她跑进末舱，才见到那机关被破，里边空洞洞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她双腿一软，差点又倒了下去，连忙抬手扶在船舱的木质墙壁上，深吸一口气，一步一步走了进去。末舱的最里面，她与长孙憬焕的房门都大敞着，房间里都是血。

都是血，是谁的血？

走进他的房间，看着地上一片一片的血迹，叶无澜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

可明明没有他的尸体……整船的人都死了，不是死在船上，就是掉进水里浮了上来，偏偏就没有长孙憬焕的尸体……

或许，或许他被太后的人生擒了，直接带到了太后面前，或许，或许他还没有死！

怀着这唯一的希望，叶无澜要冲出去，却在本是大敞的房门倏地关上的一刹那，她一顿，耳根一动，抬眼看向那十几个攀附在顶棚许久，似乎一直在等她的黑衣人。

她刚才进来时心思全专注在这些血上，没注意到屋中有人，真没想到还有人在等着她！

等得好！她正愁找不到人来算这一笔血账！

脸上原有的悲怆瞬间消失不见，汹涌的恨意刹那间积聚满心。

在奉月湖两岸围观的百姓与闻讯而来的奉月城捕快只见那艘浴血的花船轰然炸开，十几个黑衣人仓皇地大叫，被炸得向四周摔了开去。

瞬间，只见一个面色清冷的女子在一片废墟中如云龙一般腾空而起，满头青丝凌乱地飞扬着，浑身带动起一股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在那些黑衣人被震出去的一瞬间，那女子身形利落地在空中侧翻，更以一阵劲风将花船四周的尸体全数捞起，在百姓频

频后退的尖叫声中，将尸体一个一个平放在岸边，一个都没有落下。

须臾，只见那女子旋身飞到那些黑衣人坠落的方向，只是一眨眼间，数个人头齐齐落进湖里。

那一天，是整个奉月城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天，他们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女子，神情如冰川般冻彻人心，以惊人的速度手起剑落，几个转身便了结了那些黑衣人的性命，让他们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脑袋就直接滚落到湖里。

那一天，向来清澈见底的奉月湖被血染红，那血水多得足足用了三个多月才慢慢消散……

最后剩下的那个黑衣人，跌坐在岸边，满脸惊恐地看着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的叶无澜，吓得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脸色发白，他知道自己是死定了。

蓦地，叶无澜的剑指向他心口，吓得他大声尖叫，“饶命！饶命！求你别杀我！”

叶无澜冷眼看着他，许久许久，吓得那黑衣人裤子下边一片濡湿。

“回去告诉李太后。”叶无澜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如果她想死得早一点，大可以直接告诉我，她若再敢伤害我身边任何一个人，我绝对让她，死、无、全、尸——”

“啊——”惨绝人寰的尖叫声响起，黑衣人的双臂瞬间被砍下，两条手臂落在地上，汩汩地流着刺目的鲜血。

看着那个疼得就快晕过去的黑衣人，叶无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她青丝飘扬，仿佛被血染红的双眼眼里满是冰冷的绝情。

入夜。

奉月城城郊的一片荒山下，叶无澜亲手埋葬了最后一具尸体。她将坟墓堆起后，立上一块木牌，刻上名字。

她没有挖坟的工具，一整天都是用着自己的手与孤月剑，挖出这大大小小的三十几座坟。

手指早已鲜血淋漓，她却仿佛什么都感觉不到，埋好最后一个，她才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猛地跪坐在地上，怔怔地看着眼前大大小小的一排坟堆。

叶无澜拿出两坛酒，小心翼翼地每个坟堆前洒上一些，又拿出许多白蜡烛，立在每一个木牌前，一一点燃，烛火照亮了木牌上每一个人的名字。

只希望，这些蜡烛，可以照亮他们投生的路，来世，一定要慧眼识人，不要再认

识她叶无澜。

昨天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还活生生地在她眼前，今天，却已天人永隔。

他们何其无辜。

终究是她连累了他们！

叶无澜整个人无力地坐在荒山下，看着眼前的坟堆，无意识地打开身边的酒坛，陡然抱起酒坛仰起头便往自己嘴里灌。

不知过了多久，心里还是疼的，生生地疼着，似乎怎么喝都不会醉，怎么喝都免不了这种痛。

她四肢伸展，躺在地上，傻傻地看着夜空。

仿佛看见长孙憬焕的脸，他说，不要走，至少今夜不要离开。

她当时为什么不听他的呢？她怎么偏偏就走了呢？

她为什么要和他生气？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她，只是她自己一厢情愿，也只是她自己的事而已，他根本就不知道，只是她……她不敢面对那样愚蠢的自己，她害怕自己会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她逃避的……其实只是那个喜欢着长孙憬焕的她而已……

她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为什么……

如果她昨夜留在花船上，事情或许就不会变成这样，至少她会保护他们所有人，不会让他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长孙憬焕你听清楚，从今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

猛地，她目光一颤。

她走之前究竟对他说了什么？

她怎么会这么和他说话？她怎么能说这种话……

“咳咳……咳……”蓦地，她被酒呛得咳了一声，艰难地坐起身，一张苍白的脸朝月亮的方向看去。

月光中，仿佛长孙憬焕在一步步向她走来，一身白衣纤尘不染，风轻云淡，目光却是温柔得仿佛化不开一样。

她忽然对着那月亮傻傻一笑。

她错了，她又错了。

她真的不该那样对他……她怎么可以那样对他……

月光里的长孙憬焕越走越近，那么真实，真实得几乎能闻见他身上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让人安心的檀香味道。

叶无澜躺在地上，满身满手满脸都是血和着泥，大眼圆睁，怔怔地看着走到自己

身边的长孙憬焕，看了他许久。忽然，她傻兮兮地一笑，“你是怪我没有好好安葬你所以才来找我的，是不是……可是我没有找到你……对不起……”

说着，叶无澜忽然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像个孩子一样抬起手捂住脸凄然大哭，“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有去找，可我不知道你究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被李太后的人带走了。不过、不过你放心，如果你真的被他们带走了，我明天……明天就往回赶，我要回九原，我去皇宫，我去找太后，我拼了命也要把你的尸体要回来好好安葬，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听你的劝，是我害死了你们……你是不是来索命的？那你掐死我吧，带我一起走，我去向大家忏悔，我去向你忏悔，我去向我爹忏悔……是我疏忽大意，是我自己要脾气不听你的劝，故意和你作对，我怎么这么笨，我怎么这么傻，对不起……”

“你掐死我吧，你掐死我……你掐死我……”叶无澜哭着爬起来，眼泪鼻涕都来不及擦，一把抱住身边人的腿哭号，仿佛终于找到能抒发内心痛苦的对象，狠劲地抱着他的腿，“掐死我吧……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痛哭间，她仿佛听见一声浅浅的叹息。

蓦地，她僵了一下，才感觉到双臂抱着的腿是有温度的。她怔了怔，缓缓放开手，呆愣愣地跪坐在地上，抬起头，看向那张她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的脸。

“你……”她满脸惊愕地仰头看着那个眼里带着一丝温柔和无奈的男人，“你……你……”

“你很希望我死？”长孙憬焕轻叹。

下一瞬，长孙憬焕眼前骤然一暗，叶无澜出其不意地猛地站起身扑向他，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脖子，生怕他消失一样，越来越用力。

“咳……”长孙憬焕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一抱惊得微微一怔。

“你真的没有死？真的没有死？我不是做梦吧？……对对，你没有死，你是暖的，你的身体是暖的！”叶无澜抱着他，一味地在那儿自言自语，满身满脸的血还有泥土蹭得他满身都是，嘴里反复地说着语无伦次的话。

长孙憬焕哭笑不得，推开她也并不是，抱她也并不是，只能任由她这样以几乎要勒死他的力气抱着他。

“你知不知道，你快吓死我了，我看见你房间里全是血，我不知道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以为你和大家一样，我以为你也离开我了……我以为连你也不要我了……”

我以为你们都要离开我……”叶无澜还是像个孩子一样哭号着，满身的酒气、血气还有泥土的气息包围着她，活像个刚刚从乞丐堆里爬出来的可怜孩子。

长孙憬焕眸光一暖，抬起手，放在她头上，轻抚她凌乱披散在身后的头发，“乖，别哭了，我不会离开你。”

叶无澜却是瞬间哭得更凶，死死地抱紧了他，“长孙憬焕你不许骗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永远不许离开我，永远不要像他们一样，昨天都还好好的，今天就……”

忽然，长孙憬焕目光一变，寒凉的眸子看向不远处的树丛里，那里竟射出的一支暗箭。

骤然，他抱住她猛地转过身去，叶无澜还在哭号中回不过神来，突然感觉长孙憬焕身体一僵，耳边隐约传来利器进入皮肉里的声音。她突然睁开眼，只见长孙憬焕面色苍白，远处的树丛里有人以迅捷的速度奔离。

“你怎么了？”见他脸色越来越白，叶无澜忙放开他，这才看见他背上中了一箭。

原来他刚刚忽然抱着她转身是替她受这一箭？！

长孙憬焕看着她眼中的惊慌，对她勉强地笑笑，“我没事。”

叶无澜的酒瞬间全醒了，二话不说，抬手一把将他背上的箭拔了下来。拔箭的瞬间长孙憬焕仿佛感觉不到痛一样，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脸色更白了些许。拔出的箭尖到染血处足有十几公分，可见这箭差一点就直接将他的身体穿透。

叶无澜铁青着脸，就要扯开他的衣服替他处理伤口。明明一句话都没说，发抖的双手却出卖了她的心情。长孙憬焕按住她的手，低声说道：“别，此地不安全。”

叶无澜抬眼看他。平日里她明亮澄澈的眼里此时饱含本不该属于她的惊悸，她气他不顾自己为她挡箭，她很害怕这种感觉，怕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人眨眼间又一次消失，害怕到几乎失了声。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这点小伤，死不了人。”长孙憬焕见她这副怨念极深的样子，不由得叹笑，低头咳了一声，眉宇微拢，“澜儿，奉月城已经不安全，我们不能再在此地长驻。”

“我知道。恐怕现在去往扶图国的官道也已经封了，城中不能回，扶图不能去，我们只好先在这荒郊野地里避一避了。”叶无澜咬唇，目光却是一刻都离不开他背上的伤，双手小心翼翼地扶住他，“走，先找一个地方处理伤口。”

眼下只想快点替他包扎好伤口，但他说得没错，既然有人在这里放冷箭，这里根本毫无安全可言，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大概走了一刻钟，长孙憬焕背上的伤一直在流血，起初还能与她一同行走，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要靠叶无澜双手紧紧抱着他才能让他不倒下来。直到终于找到一处较隐蔽的山洞，她忙扶着他走了进去。

脸色苍白、嘴唇也已泛白的长孙憬焕坐到山洞里一块较为平滑的石台上后，叶无澜便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把撕开他身上的衣服，掏出火折子，照见他背上深可见骨、鲜血淋漓的箭伤，那伤口四周的皮肉都已经翻出来不少，虽伤口极深，但所幸那箭上无毒。

“你在干什么？”长孙憬焕忽然发现她还在撕他的衣服。

“废话，我身上的衣服脏死了，当然是扯下你的衣服暂时充当纱布给你包伤口，难道你想一直这样流血流到死啊？”明明心里难过得要死，偏偏说出口的却是一句气话。叶无澜用嘴叼着火折子，双手将他的锦袍底摆撕成几条，拿出一条来小心地擦拭着他伤口周围的血迹，又从怀里拿出带在身上的金创药，均匀地撒在伤口上。见这血也流得差不多了，才迅速将手里的布条覆到他伤口上，在他肩膀处绕过，缠绕了两圈，系紧。

刚一替他包好伤口，她就迅速吹灭了火折子，毫不无顾忌地解开腰带脱下夜行衣，将衣服罩在他身上。

黑暗的山洞里，一点光亮都没有，只有她的双眼被洞外照进来的点点月光映得发亮。长孙憬焕一动不动，不知是没有力气说话，还是不想说话，仅是静静地看着眼前小心翼翼地将衣服罩在自己身上的她。

“夜深露重，你自己穿。”他忽然说。

叶无澜仿佛没听见一样，替他披好了衣服，才放下手，“我不冷，你身上有伤，比我更需要衣服来御寒。这种天气这种环境，没法好好处理的外伤很容易发炎，还有可能让人发热，我不想你又伤又病得更让我操心。”

说着，她向后退了一步，靠在窄小山洞的另一边，双眼无神地看向洞外黑夜，“今夜只能先这样将就了，其实本该让你烤一烤火，你失血过多一定很冷，但这里若是点了火，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

“我清楚。”他打断她的话，眼里露出一丝温暖，浅笑并轻声道：“澜儿，你过来。”

叶无澜靠坐在山洞的另一边，在黑夜中抬起眼，默默地看着他。

她不再莫名其妙地赌气不理他了，但她清楚，自己总要与他保持一些适当的距离，不该想的，不该做的，在她本就错了一次之后，一切都不应该再重蹈覆辙。

没有人知道她从昨夜到今晨看见被血染透的花船时心里巨大的变化，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一个亲手埋葬那些陪伴了她半年、随着她走了一路的亲人般的朋友时心里在想什么，更没有人知道，当她看见活着的长孙憬焕时，心头那千百种滋味。

激动，欣喜，直到那一箭射来时的惊惧，再到现在……

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想什么，她很累，说不出是哪里累，只是，真的很累。

她一直坐在那里不动，朦胧的月光被天边的乌云渐渐笼罩，山洞里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异常的黑暗。两人都是沉默着，没有劫后余生的欣喜，没有大悲大伤的哭泣，只有亘古一样的沉默。

叶无澜将自己抱成一团，蜷缩在角落，闭上眼。她不知道长孙憬焕一直在看她，她不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应该做些什么。

有很多东西很多过程需要去梳理，甚至为什么大家都死了，可长孙憬焕却好好地活着？她现在没有精力去想，脑子里边空白一片，闭上眼，不是黑暗，是满目的鲜血，刺得她眼睛生疼。

其实她真的很想扑到长孙憬焕怀里去哭一场，与他紧紧相拥着、互相慰藉着心里的创伤，可是这种时候，她偏偏独自缩在角落，在寒冷与孤寂中品尝着辛酸。

黎明初至，奉月城一夜无眠。

花船杀人案与一夜间消失了的那一堆尸体成了城中百姓心头的梦魇。

城外荒山下窄小的山洞里，清晨的阳光少许地洒进洞口，长孙憬焕缓缓睁开眼，神情疲惫，脸色憔悴苍白。他醒来后看着洞外的那一座座孤坟沉默无声，须臾，缓缓转头，看向靠在山洞最里边的角落里那一小团身影，只见叶无澜蜷缩成一团，嘴唇冻得发紫，在睡梦中眉头紧皱。

长孙憬焕看了她许久，直到看见她在睡梦中抖了一抖，他才若有若无地叹了口气，抬手将身上属于她的夜行衣取下，走到角落里，缓缓俯下身，将那件她固执地披在自己身上的夜行衣替她盖上，却是顷刻间目光落在她红肿出血、几乎要烂掉的手上。他眉宇微拢，轻轻抬起她的手，见她十指沾血，显然是昨夜以手挖坟将手伤成了这样，又见她手掌心一处发黑的、明显是被剧毒的毒蝎蜇过的痕迹。

他一顿，眸光突然落在她的脸上，“澜儿？”

叶无澜没有反应，此时此刻，她唇上的青紫之色显然并不仅仅是冻的。长孙憬焕抬手握住她的肩将她扶了起来，叶无澜仿佛没有知觉一样任由他搀扶而起，冰凉的身体软软地靠在他怀里，脸色青白，嘴唇发紫，脉象虚弱到时有时无，比死人更像死人。

“澜儿？”长孙憬焕眼中的平静被打破，抬手探向她的脉，眉宇间的褶皱却是越拢越深。

鸦蛊巫师的毒蝎是天下至毒，怎会蜇伤了她？虽然明显已经有人替她逼过毒，但她体内余毒未清。他昨夜只闻见她满身酒气，还未将她看清楚，就被她抱了个满怀，之后发生的事虽是早已料到，但她被蜇伤却是他始料未及。这蝎毒在她体内一日两夜，早已入心入肺，已是无药可救。

怀中的人儿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似乎做了什么噩梦，时不时皱起眉，额上溢出层层虚汗。

长孙憬焕眉头深锁，静静看着怀里几乎失了大半条命的丫头。

洞外陡然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一个脸皮乌青、满头蓝发、样貌丑陋怪异的小矮人扒开草丛，探头进来，一看见里边的人，顿时冷笑，“这天下间，只要被我的鸟儿闻过味道的人，就算是掘地三尺，也一样会被找到，原来这臭丫头躲在这里？”

说着，那青脸矮人从袖里拿出一卷金色卷轴，满脸可惜地摇了摇头，扔进山洞。卷轴落在长孙憬焕身边，青脸矮人咂了咂嘴对他说：“让他给跑了，你交代给我的事情没办成，这黄金卷轴还给你，等我取了他的项上人头，再主动去云外瑶台向你索要。”

长孙憬焕缓缓转头，淡淡看他一眼，“你毁了我一颗好棋，这账你打算怎么还？”

“你说她？”青脸小矮人瞥了一眼他怀里半死不活、不省人事的叶无澜，扑哧一笑，“是这丫头胆子忒大，居然一掌拍向我。我这身上种的宝贝被她打疼了才咬她一口，这事，算不上是我的错吧？我本按你说的做了，没主动去伤她！是她自己冲上来找死！”

长孙憬焕不语，静默无声地看着他，嘴角弯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青脸小矮人忽然顿了顿，知道他是生气了，不由得黑着脸说道：“一颗棋而已，死就死了，再拾一颗新的不就是了？反正我没有解药，我的宝贝只会伤人，不会救人，从来没炼过解药。你就算杀了我，这丫头也活不过来了。”

“何况就算是救活了，她武功也算是废了，废人一个，留之无用，那还何苦管她。”青脸小矮人嗤笑道。

长孙憬焕垂眸，淡淡看着怀里的人儿，“留之无用，却也弃之可惜了。”

“有什么好可惜？我看这丫头不是甘为棋子之人，而且……你可知昨夜鹤离为了她，动用了什么宝贝？”青脸小矮人忽然一笑，“他居然用了昆仑八卦印，伤了我不

少宝贝，这笔账，改日我可要好好找他算算。”

“我听说，他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始终都不曾将他那件宝贝拿出来，结果他居然为了救这丫头，把昆仑八卦印都拿了出来。”

长孙憬焕不语，眸光淡淡扫了一眼洞外喋喋不休的鸦蛊巫师，骤然一挥衣袖，洞外顷刻间狂风大作。

鸦蛊巫师脸色一变，猛地向后一跳，气急败坏道：“我都说了是这丫头自找的，我没伤她，你动这么大的火气干什么？你真当我是怕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夜受了伤，你再怎么样，此时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我劝你消消火，别跟我撕破了脸皮，到时候咱们这生意，可就再也做不成了！”

长孙憬焕放下叶无澜，起身走出山洞，狂风中衣袂翻飞，清冷的眸光淡淡看着不远处脸色青黑、眼里却隐约有些恐惧的鸦蛊巫师。

“在我眼里，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该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你一朝毁掉我栽培多年的心血，如此就想走，莫非想得也太轻松了些。”长孙憬焕唇边满是笑意，闭上眼，骤然，周身草木积石仿佛有了生命一般随着地面震动。

鸦蛊巫师面色骇然，连忙向后退了一步，猛地一脚将腿边的一块巨石踹起朝他飞去，欲挡住他周身几乎能震碎人五脏六腑的化云诀真气。

却是刹那间，即将落到长孙憬焕身前的巨石在空中传来一声巨响，顷刻间碎裂成无数石块，在半空中卷成龙身一般的形状，以惊人的速度返了回去。

鸦蛊巫师忙吹了一声口哨，山边突然飞来无数只异鸟挡住那掺杂着雄厚内力的碎石。他须臾转身，抬手狠狠地在地上一拍，不远处两棵高大粗壮的树骤然连根拔起，向着长孙憬焕的方向砸了过去。

高手与高手的对决，从来不需要武器，只凭内力，周围便一阵地动山摇。叶无澜本不该在这时候醒来，可地面强烈的震动让她恢复了一些意识。她艰难地睁开眼，就见山洞外长孙憬焕孤身一人站在那里，而那个鸦蛊巫师竟站在他对面不远处，似乎就是鸦蛊巫师以内力把这地方震得地动山摇。

他要做什么？

叶无澜皱眉，想要坐起身，可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一样，只见两棵连根拔起的树在空中形状诡异，毫不留情地朝长孙憬焕的方向砸了下去。

那树中定被灌注了许多内力，绝对可以砸死手无缚鸡之力的长孙憬焕！

“不要！”她大惊，一瞬间不知是从哪里攒出的力气，一鼓作气地飞身而出，毫不犹豫地直接以背挡住那两棵因为被灌注了内力而不知重达几千斤重的树干。

叶无澜飞身而出的刹那，导致长孙憬焕分心而使得动作迟缓了片刻，而就是这片刻，叶无澜的背被两棵树干重重击中，猩红的血自她口中喷薄而出。

长孙憬焕震惊到整个人僵住，在叶无澜重重摔在他脚下的刹那，四周涌动的飞沙走石渐渐地回归原地。

鸦蛊巫师见他难得了心，知道是逃命的好机会，身形一闪，迅速以地遁的方式匆匆离开。

“咳……”叶无澜瘫了一样趴在地上，只觉得自己仿佛整个人都碎了一样，连呼吸也越来越吃力。她艰难地吐了口气，嘴里向外喷着大量的血，止都止不住，她想要咽回去，却根本咽不下，好不容易微微抬起头，只见长孙憬焕站在她面前，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她。

是的，怪异的目光，很怪异……

“咳……”叶无澜以为他是吓傻了，不由得一笑，却是在一笑间又咳出了一大口血，“你……咳……咳咳……以后……我……应该、应该是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

无数的鲜血自她口中不断地向外涌，她却笑得双眼弯弯，“我没法……为你……打下一……座……江山了……”

“我好像……要……食言……了呵……呵……”

他依然一动不动，依然是用那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她，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看着她。

“喂……你干吗……”叶无澜忽然一笑，“吓……傻……了？”

“呵……我跟你……说……死，不可怕……”她眯着眼睛傻笑，“真的……我、我死……过……真的……”

“所以……你别……别难过……”

终于，长孙憬焕开了口，他眼里带着疑问，淡淡道：“为什么？”

“什么……”叶无澜艰难地趴在地上，不明白自己都要死了，他怎么还那么多问题？不知道要珍惜她还活着的时间，跟她多说几句话吗？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眸光微敛，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叶无澜无力地挤出一丝笑来，“你就当……当我是还你昨晚……替我……挡的那……一箭吧……怎么都好……”

长孙憬焕缓缓走过去，俯下身，将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能感觉到她全身筋脉俱碎。

以她现在的身体，根本不可能会有力气从山洞里走出来，是什么让她在这种不可能的状况下飞身而起拼了命地救他？根本完全不可能，可她偏偏做到了。

在刚刚那一刻，他走出山洞时，其实已经放弃了她。

一颗再也没有用的棋，不需要再浪费他任何心血。

可她却……

感觉到握在自己肩上的手渐渐收紧，叶无澜意识蒙眬地朝他咧一咧嘴，“那么……我都快死了……憋在心里的话……就这样带走……实在……可惜……了……”

“什么话？”长孙憬焕温柔得仿佛能将她溺毙在他那眼眸里，或者，那温柔的目光里，还带着太多的疑问。

叶无澜陶醉般地咧嘴一笑，轻轻动了动贴在地上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抬起手，好不容易抓住他的衣摆，然后，紧紧地握住，又咳了一声，嘴里的血顿时喷溅到了他的衣服上。她拧眉，犹豫了一下，忽然放开他的衣摆，垂下头去，默不作声。

见她如此，长孙憬焕索性扶她坐起来，让她靠在他怀里，耐心地看着她，“澜儿，你要说什么？”

叶无澜本来还觉得尴尬，这忽然靠在他怀里，反倒不觉得了。她顿时一脸花痴，嘿嘿一笑，却是又连连咳出好几口血，她知道，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那种熟悉的窒息感越来越近。

“你想对我说什么？”他再一次耐心地轻声问。

“行……”被他亲自逼问，叶无澜干脆也放开了胆子，咽了口血水，说：“那我就……告诉……你……”

“反正……我快死了……你再怎么样……也不会没良心到……在这种时候……还笑话……我……”

长孙憬焕眉宇微皱，算天、算地、算尽了天下间的纷纷扰扰，他是第一次算不出这丫头心里究竟在想什么，这支支吾吾半天，她以为她自己的时间还多得很？

“咳……”叶无澜缓缓抬起手，轻轻抓住他胸前的衣料，咧开嘴朝他嘿嘿地笑了笑，“长孙……憬焕……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长孙憬焕神情一滞，低眸看着怀里即将香消玉殒的人儿。

“没有……是吧？”叶无澜自问自答，本是自嘲地一笑，却忽然呕出一口黑血。她骤然拧起眉，呼吸急促，眼睛因为不甘心而憋得通红，双手死死地揪着他的衣服，通红的双眼望着他眼中的迷茫，忽地一笑，“可是我……可是……我……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

“长孙憬……焕……我、我……喜……欢……你……”叶无澜满眼留恋地看着他眼底那一丝错愕，瞬间笑得眉眼弯弯。下一瞬，头无力地在他的臂弯里歪了下去，紧抓着他胸前衣服上的手指松开，渐渐下滑，直到，轻轻落在地上。

荒山下不远处的三十几座孤坟上风声乍起，泰鸿与妙音匆匆赶来，却是刚一到荒山脚下，就见长孙憬焕一直在看着他怀里一身是血的人儿。

“殿下？”泰鸿不知事情究竟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怎么叶无澜她会……

一听到泰鸿的声音，长孙憬焕蓦地抬起头来，却是瞬间吓了泰鸿一跳。泰鸿惊愕地看着他，“殿下？您……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长孙憬焕狐疑地看着他。

“您……”泰鸿顿时噤若寒蝉，迟疑地看了看他，却没敢说下去。

蓝衣妙音却是走过来，看了一眼一动不动分明是无药可救了的叶无澜，又看了一眼一直抱着她没有动的长孙憬焕，她眉心一蹙，惊异道：“殿下，您这是？”

见他们两个神情古怪，长孙憬焕面无表情道：“说下去。”

“您不是从来……都不喜欢有人弄脏您的衣服……可您这……”妙音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身上左一块右一块像是被抓出来的沾血的五指印，还有他那只被撕成一条一条的衣摆，又看了一眼叶无澜摊开的手心里的血迹，顿时找到了罪魁祸首，却是满脸的不敢置信。

长孙憬焕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血迹，眸光微滞，须臾不动声色地抱着叶无澜站起身，陡然将她抛到泰鸿怀里。泰鸿连忙一接才没让她摔着，可……双手刚一触及叶无澜，他顿时惊愕地看着怀里分明是中毒已深、经脉俱碎的她，怔了怔，不解地看着长孙憬焕的背影，“殿下？您是要属下好好安葬叶姑娘？”

长孙憬焕脚步微微停滞。

泰鸿觉得也许殿下是可怜这丫头，虽然她命短，浪费了他这么多年的栽培，但也难得大发善心要将她安葬了，不由道：“殿下放心，属下一定替她选一个风水宝地，建立墓穴，为她安葬。”

“我是要你救活她。”蓦地，长孙憬焕回头，冷瞥了他一眼。

“……啊？”泰鸿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一脸惊愕地低下头看着怀里俨然就剩最后一口气还没吐干净的叶无澜，“救、救活她？”

三个月后——

“滚！滚出去！”